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六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六

古今法帖考　　琅邪王澍虛舟考定

自宋太宗刻淳化秘閣法帖天下寳之歴代以來競相傳刻遂至多不可考或同或異或增或減大段皆本淳化而傳刻既久漸離本宗刻法懸殊精神迥别甚至有一帖而彼此互異者文義且乖書復何論彙

帖之尤佳刻正為此也今據所知取其盛有名者彙次為卷以便考質其所未知者闕之俟來者為補正焉

澄清堂帖　家損菴先生筆塵云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同年王行孝所藏澄清堂帖十餘卷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後余在翰林有骨董持一卷視董玄宰玄宰絕叫以為奇特遂鉤摹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意後跋以為賀監手摹南唐李氏所

刻按東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葢南唐後主李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𤣥宰誤以十七帖為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為澄清堂也按邢子愿侗來禽館集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以為是南唐官拓賀監手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本朝孫北海承澤閒者軒帖考亦云賀季真手摹誤處皆同𤣥宰

按筆塵云於同年王行孝處見澄清堂帖十餘卷

閒者軒帖考云余舊見數册丁亥又見第一第三第四三册卷首皆有甲乙字號則澄清堂是十册損菴菴𥁞蹔見此帖驚絶奇異卷帙繁多一時不暇悉數故約而言之曰十餘卷爾

昇元帖　閒者軒帖考云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摹勒上石為淳化閣帖之祖余止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朱溫之子亦刻有貞明帖今不傳

淳化秘閣法帖　歐陽修集古録云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雜為法帖十卷鏤板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府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　米芾寶晉英光集云太宗皇帝留意翰墨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熙陵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為十卷各於

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

旨模勒上石

此以閣帖為從真蹟摹勒

吴郡陸友仁云嘗覿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

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

前當為法帖之祖　邢侗來禽館集云昇元帖是南

唐徐鉉所摹緣在淳化前故名為祖帖余家有澄清

堂帖是竪竹簾紙墨色黯淡古香拂鼻鐫手於轉使

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須麋宛然計知微亦曾見此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模采為多致傷肥重　李日華云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為祖而稍損益之建業帖李主重光所為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淳化所益一二由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睿元章多有彈擊　汪仲嘉云淳化帖即翻刻昇元帖

比又以昇元帖為閣帖祖本

劉跋暇日記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模勒上

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

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

作十卷為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

二卷

此又以保大刻帖為淳化祖帖按昇元帖前賢稱

者不一孫北海曽見宋時翻本有賈秋壑印保大

刻帖從無言及者惟劉跋暇日記有之然其言又

鑿鑿可據如此載陶南村輟耕録姑存其說以俟

鑒者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高平范仲淹第五卷東坡張文潛姜白石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太學博士陳士元蘇舜欽陳題云此正祖石刻第七卷陳簡齋題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張舜民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

二日賜畢士安籖題云淳化祖石刻

此以淳化祖帖為石刻

陶南村輟耕録云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鑲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故趙希鵠洞天清録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不汚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卷録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歟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

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於禁中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真偽莫察王石雜糅遂為全帖之累　汪逵淳化辨記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

此以淳化為木刻

前人言蘭亭如聚訟竊謂淳化亦猶爾觀前幅所

列言人人殊何所可據以為定乎歐陽公去宋初不遠板之存亡已不可辨何况今日僕以臆斷竊謂太宗既出內府所藏命侍書王著模刻更復購募前賢真蹟命集成十卷王著識見不精真偽莫辨遂以南唐做書數十種參錯其間遂至玉石不分淆譌千古眛者乃云原本昇元昇元帖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决不至如王侍書草率或其間亦有采自昇元者見者遂目昇元為祖本耳轂

耕録所載劉衍卿祖石之說竊謂淳化本無石刻諸公誤以初搨賜本為祖石實則棗木本耳所謂祖石即昇元帖也帖後篆欵既云奉聖旨模勒上石諸公因之故亦以初搨為祖石也歐陽公集古録云太宗購募前賢真蹟鏤板藏之王柏淳化帖記亦有鏤版中禁之語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宮僚多木横裂紋其為版本的然無疑矣

黄伯思法帖刋誤云余備員秘館因彚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一手倣書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各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葢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辭語自書之耳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葢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模也王著不悟其非採其名雜載真帖間可勝嘆哉　曾宏父云閣帖其原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模是謂倣書藏之秘閣

凡數十匣明題云倣書皆用澄心堂紙與李廷珪墨

悉後主在江南日所製者宣政間劉無言輩猶見及

之　米芾秘閣法帖跋云唐大宗購王逸少書使魏

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

猾定為法帖十卷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

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俗人學智永為逸少余

嘗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謝安

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郄

惜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

二王府帖　黄庭堅云禁中版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宫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法帖譜系云余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葢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版本也前有目録卷尾無篆書題字葢顯然二物矣　孫北海得古閣帖八册第六册有紹聖三年

題云御府法帖板本掌於御書院歲久板有横裂紋
魏王好書嘗從先帝借歸邸中模數百本又刻板本
藏之模搨鐫刻皆用國工不可復辨北海云書法甚
工張爾唯以為蔡君謨筆二王者魏王也
按此則魏王府既借板墨百本又更刻一本并祖
刻為二本矣
續閣帖　曾惇石刻鋪叙云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
午秘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刊前代遺墨入石有旨

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模寫者待詔卲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四又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黄庭經樂毅論蘭亭叙六又其家寳章集七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懐琳書嵇叔夜絶交書末卷唐無名人所書月儀

大觀帖　石刻鏽叙云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跡更定彙次併武帝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後擇七卷後右軍帖内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併而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之上之類使先後次叙不紊逮名臣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刻石太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盡出眞蹟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雖驕吝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勝於

淳化明矣

按徽宗既以淳化標題多誤出御府所藏墨蹟命龍大淵等更定彙次今閱大觀究不能正其紕繆別其真偽其駁正者不及十之一仍舊者尚過十之九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安在其為勝淳化乎

法帖譜系云大觀中奉旨出內府真跡命龍大淵等更定位次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標題皆蔡京所書

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靖康之禍新舊二刻皆淪異地有自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此所謂亮字不全本也但磨去亮字右曲脚以避金主亮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

太清樓帖　曹士冕云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跡皆藏御府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刻太清樓而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

因名曰太清樓帖　法帖譜系注云按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為一

太清樓續帖（即續閣帖）　法帖譜系云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為太清樓續帖

紹興國子監帖　法帖譜系云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

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盖打金銀箔者也故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隠然為銀錠據以惑人第損剥非復舊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帖　法帖譜系云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淳熙秘閣續帖　法帖鋪叙云淳熙秘閣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晉唐遺墨首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書內黄庭小楷後有臣褚遂良臨五字三卷則歐陽詢蕭瑀褚廷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顔真卿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氷篆李德裕畢諴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顛草九則高閑亞栖齊

已書末卷則楊凝式并無名人帖上皆有内府圖書
宣和及紹興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李紳告身後
有高廟親筆跋語黄庭經懐素顛草則有李主建業
文房之印視今長沙所鐫筆法逈殊

以上皆官帖

臨江戲魚堂帖　法帖譜系云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
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
曹士冕云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

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略殘缺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謬處 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潛墨搨尤佳

利州帖 法帖譜系云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官舍權江州安德人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

臨江重刻二王府帖 閒者軒帖考云劉次莊既模閣

帖於臨江又別刻二王府帖自述釋文之誤

以上皆臨江派

潭帖　曹士冕云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為炮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匀但形

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葢淳化之子也

按此則潭帖與長沙帖當為兩帖舊以長沙為即潭帖誤也

慶歷長沙帖　法帖譜系云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髙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歷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歷八年仲冬

月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洪邁容齋隨筆云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

作詩至多有庾徐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止可比羊欣耳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深源也即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庾

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此帖今存余家　石刻鋪叙云容齋隨筆云坡仙遺墨今藏其家但二卷郁情書第三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土人又私翻木板有紋可辨

劉丞相私第本　法帖譜系云劉丞相旣刻法帖於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余頃在九江見

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即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歷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葢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法帖譜系云舊傳長沙官本扃鑰不可常得碑匠家别刻一本以應求者余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小小不同疑為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刻石損闕者皆别刻數行以

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法帖譜系云舊刻毀於鬱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刻損闕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長沙别本　法帖譜系云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余隨侍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絶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於

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三山木板本　法帖譜系云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葢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刋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按此則孫北海以長沙新本即三山木本葢誤

廬陵蕭氏本　法帖譜系云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為號崇寧五年蕭公編紀其畧云皇祐中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兖國劉公摹刻未畢

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於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蜀本　法帖譜系云余頃得一帖凡數卷於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模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説姑附見於此

以上皆譚泒

絳帖　王佐云宋尚書潘師旦以淳化閣帖增入别帖重模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又髙二字　曹士冕云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師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别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幷閣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師旦尚哲宗秦國公主又名潘駙馬帖　舜臣死二子析而

為二長者負官錢没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_{即東庫本}㓜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原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重所模者天淵矣　法帖譜系云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

模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而傳寫字轉多失然亦有可嘉者單炳文論絳帖至為精緻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缺右邉轉筆全不成字面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絳帖別本　王佐云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蒼頡秦漢及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比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陳繹曾云古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

失然駿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寳矣惜不完也

東庫帖　法帖譜系云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今好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

闕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徳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
爲别此又異於衆帖也
東庫别本　法帖譜系云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是
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葢避逆亮諱
也亦名亮字不全本
新絳本　法帖譜系云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
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爍筆又字

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

石

北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

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法帖譜系云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

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邉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

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

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
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
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石刻鋪叙云後帖
之九卷張旭書其藏眞顛草數十字橫鐫於石筆勢
清勁蜿蜒立意出奇於絳之直行
武岡新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
於庸繆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修治遂失本眞其最
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再世榮名今名字巳修作

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剥損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畧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於此　曹士冕云武岡軍重模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誤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烏鎮本　法帖譜系云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

木家孰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恨耳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有研光痕可以證辨

資州本　法帖譜系云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前有目録元刻麻石上續搨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彭州本　曹士冕云彭州帖亦刻歴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法帖譜系云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

蔡州本　曹士冕云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少下十卷而逈出臨江長沙之上

木本前十卷二本　法帖譜系云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又一本余頃獲於都下亦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以上皆絳派

黔江帖　法帖譜系云秦子明嘗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紹聖院刻石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

又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七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壻帖内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冉世榮名作榮谷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上石第十卷題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鐫為一行

鼎帖（即武陵帖）　石刻鋪叙云武陵帖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張斛集祕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沙

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郡官名

銜徐澄齋云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濤刻　法帖譜系云武陵郡齋板

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董其昌

云王伯所搨絳帖疑為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

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

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復疑名

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為鼎州而武陵其附

邑城也乃定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

知有絳帖遂誤為絳州帖耳

星鳳樓帖　陳繹曾云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珊瑚網云宋尚書趙彥約刻孫北海又云尚書曹彥約

王氏法書苑云星鳳樓帖刻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茍並無今人書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彥約刻於南康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模刻亞於太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

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彭州帖亦刻歴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州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若賜書堂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絶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

有重模本寶晉齋帖宋曹之格模刻在諸帖中最下為星鳳之子玉麟堂帖汴人吴琚居父摹刻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蹟最多後亦有宋人書至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九亮自模入石顧氏淳化閣帖乃顧仲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為詳確按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摹而潘本瘦顧本肥餘刻玉泓館蘭亭榔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

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珊瑚網

玉麟堂帖　陳繹曽云汴人吴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

寶晉齋帖　閑者軒帖考云米老得謝公書及右軍破羗帖因名其齋曰寶晉此帖乃宋曹之格摹刻卷首標題篆書末有曹氏家藏真蹟識以大圖書字多元章所臨在諸帖中此為稍下

羣玉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羣玉堂帖十卷韓侂胄刻本名為閲古堂帖首卷南渡後帝后御書二則晉隋帖三則唐帖四則懷素千文五六九悉宋帖七山谷帖八元章帖十則蔡君謨石曼卿帖後韓以罪死籍帖入秘省嘉定中改今名模刻極精而紙墨亦妙其米帖視紹興帖英光堂帖俱勝葢韓之客向若水精於鑒定帖乃其手模也

澧陽帖　法帖譜系云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

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閒者軒帖考云澧陽刻帖十卷甫完即播散僅存右軍書甚精

汝帖　閒者軒帖考云汝帖十二段大觀三年己丑八月郡守數陽王寀刋石置之坐嘯堂摘取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　王佐云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

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
人書第八卷晉及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
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顔韓賀六
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
帖中最下者也　黄伯思東觀餘論云頃在洛中見
汝刻十二卷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
玉間遣不能辨也比猶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
萃為偽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别為帖語及强名者甚多

如以逸少帖春秋輙為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强為王行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强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

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

款識帖　閒者軒帖考云錢塘薛尚功編次并釋起於夏而盡於漢共二十卷紹興十四年甲子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庫以片計者二十有四上代制作古法燦然對之令人意淵神曠

博古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人集諸家善本為一帖

三代止周穆王壇山四字漢止蔡中郎石經論語二

段晉則右軍蘭亭叙筆陣圖黄庭經樂毅論曹娥碑

東方朔賛大令十三行及謝太傅書唐人則虞褚歐

梛小楷顔魯公行楷書及白樂天書宋止米元章末

集漢隷千文皆精工勁秀蓋宋去唐未遠名刻具在

故得以集其佳勝　又云穆王吉日癸巳四字在真

定府賛皇縣山中宋祁搜獲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

郡事李中祐龕置廳壁政和五年取入内府

紹興米帖　紹興辛酉奉詔以米芾行草書勒石凡四卷明時板藏内府順治初廢為階砌今所存止一片有半余曾見之

荔枝樓帖　閒者軒帖考云陸放翁集前人筆札以嘉州石刻之置荔枝樓下又名宋法帖

鳳墅帖　閒者軒帖考云曾季貍宏父刻石鳳山書院前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曾云本朝聖君

名臣眞筆目所見者刻之自成一家又於人之賢奸

各分品類自謂可以續通鑑

賜書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宣獻綬刻於山陽金鄉

首載古鐘鼎欵識最精但二王帖詮釋未盡

甲秀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

世多未見後繼以宋名人書

百一帖　閒者軒帖考云王旻叉卿模刻前人謂其筆意

清遒雅有勝趣

忠義堂帖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忠義堂帖皆顔魯公書宋人所刻奉命帖移蔡帖論坐書祭姪季明文鹿脯帖乞米帖寒食帖與蔡明逺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冲帖皆有之又有送辛晃序清逺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寺詩末題大歴五年十二月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顔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四月顔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顔惟貞贈祕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夫人告身一通大歴十二年八月顔

真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顔真卿太子太師告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跋嘉定乙亥留元剛刻石

世綵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泉州知府常性於洪武四年以淳化閣帖翻刻郡庠從閣帖祖本模刻上可追媲潭絳宣德中取入内府如近年顔本潘本皆不及之

馬蹄帖　陳楙仁泉南雜記云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

狩遺於泉州已而刻石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皆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

徐澄齋以此本即為泉帖按泉帖以宣德間取入內府不復流落人間然其搨本往往見之此帖向亦嘗見二三本石刻粗燥字畫枯瘦且石多破碎政與泉本不同當是兩刻世多目為蘭州本

肅府帖　徐澄齋法帖考云萬歷四十三年乙夘秋八月九日温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　肅

世子識鋐跋云太祖分封我莊祖於甘蘭錫以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内庫至憲王恐我子孫各王府不徧及且無以公海内乃延溫張二士摹勒上石未竟而薨至於辛酉六月始竣事模勒之工先後七年新舊二本不爽毫髮

東府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模上石共十卷以淳化為主參以祕閣續帖及增入宋元人書　王元美云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

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盔摹筆至使古人之跡

屈而從手其於蘭亭亦然

寶賢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晉靖王為世子時刻石以

閣絳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蹟凡

十卷　王元美云此帖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

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

停雲館帖　閒者軒帖考云文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

又能自鐫刻嘉靖中摹勒舊跡及近時名筆共十二

卷清勁不俗近世諸刻推此第一　停雲館帖先有四卷帖首標題乃是小字後更毀去重摹為十二卷余向得二卷於京師被友人索去昨於張生義仲手又見一卷比之後帖為較勝也　首卷晉唐小楷多據越州石氏本入石越州本今在錫山秦太學元獻家雖是古搨要亦枯燥少神采停雲祖之更益板滯宜為吾宗損菴先生之所呵也　唐荊川先生云余見停雲帖李懷琳絶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本則

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余見孫過庭書譜真跡亦正如此文氏父子精於摹搨又得章簡父妙手左右之尚且不能無憾況其下者乎

真賞齋帖　錫山華東沙出其所藏古蹟勒成三卷上卷鍾繇薦季直表中卷王羲之袁生帖下卷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鉤摹者為文待詔父子刻石者為文氏客章簡父模勒既精氈蠟尤妙為有明一代刻帖

第一出停雲館上後以倭亂燬於火更勒一石遂有火前火後之別賞鑒家以季直表袁泰第一跋第十十一兩行倒置者為火前本實則前後兩本無甚差別也

閣帖潘氏本　汪珂玉珊瑚網云潘九亮自摹入石

閣帖顧氏本　珊瑚網云顧從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為詳確　又云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模而潘本瘦顧本

肥

餘清齋帖　新安吳太學用卿以所藏真蹟模勒餘清齋正帖十六卷續帖八卷刻極精詳惜是板本不免猶有斧鑿痕跡

鬱岡齋帖　吾宗損菴先生摹勒凡十卷上自鍾王下迄於蘇米蒼深不及停雲而秀潤過之故當遠出戲鴻之上十卷木石參半木半今已蠹損不全石猶完好今俱入質庫運去徽州矣

戲鴻堂帖　董思白以平生所見真跡勒成一十六卷惜刻手粗惡字字失真為古今刻帖中第一惡札

快雪堂帖　涿州馮銓所摹凡六卷以為得右軍快雪帖真跡因以名其帖刻法秀潤故盛有名於時然乏昔人蒼深之韻吾鄉周文東會稱為天畫神鏤過語也

右古今法帖考所引諸説載於前者已十之八九兹不憚重録者欲存考正之意爾惟絳帖及新絳

本下各失寫一條其絳帖者則法帖譜系語新絳本者則石刻鋪叙語俱見於前故不復補備焉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七至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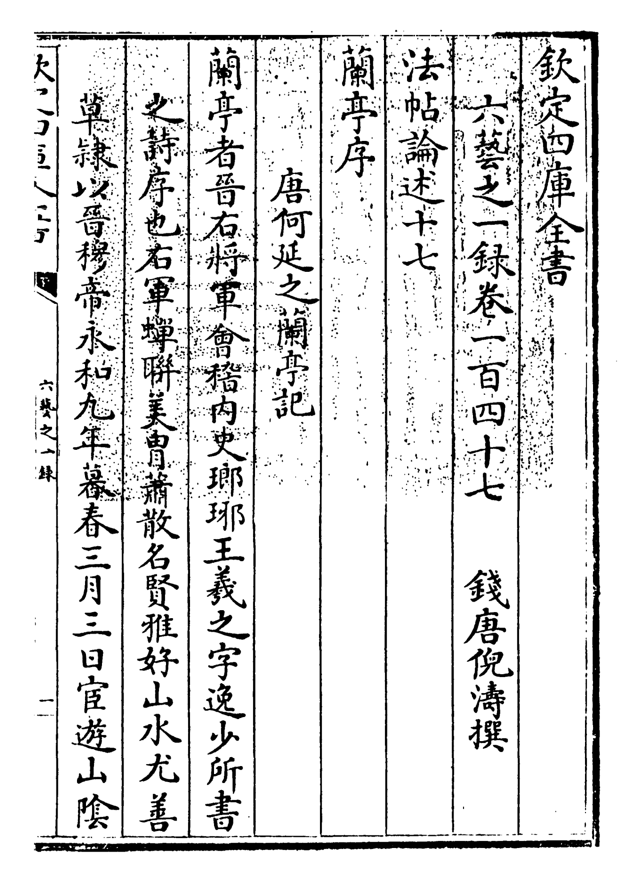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吴壽昌

謄録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七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七

蘭亭序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聨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

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
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藴叔仁釋支遁道
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祓禊之禮
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
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别
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
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
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

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

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辯才博學攻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

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

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營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為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襍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黄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

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辨才遥見巽乃問曰何處檀越巽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歴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堈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

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
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慇勤荷
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
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詠
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去檀越閒即更
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
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
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

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辨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搨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

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已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勅旨具

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名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絶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内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

之秘惔俄以其年耋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敕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宫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

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法書要録

宋趙彦衛雲麓漫抄

唐野史云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徵奏曰王右軍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修禊事於蘭亭酒酣書序時白雲先生降其室而歎息之此帖流傳至於智永右軍仍孫也為浮屠氏於越州雲門寺智永亡傳之

弟子辨才上聞之即欲詔取之徵曰辨才寳此過於頭目未易遽索後因名至長安上作贋本出示以試之辨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子真傳授筆訣以永字為法此本乃後人模倣爾所恨臣所收真蹟昔因隋亂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餘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尋訪但得智永千文而歸既而辨才託疾還山上乃夜祝於天是夜夢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遂令西臺御史蕭翼持梁元帝畫山水圖

大令書般若心經為餌賺取以進翼至越舍於靜林
坊客舍著紗帽大袖布衫往謁辨才且誑以願從師
出家遂留同處乃取出山水圖心經以遺之辨才曰
此兩種料上方亦無之去歳上出蘭亭模本唯老僧
知其偽試將真蹟晩秀才如何翼見之佯為輕易且
云此亦模本爾辨才曰葉公好龍見真龍而慴以子
方之顧不虛也一日辨才持鉢城中攜翼以往翼潛
歸寺中紿守房童子以和尚令取淨巾遂竊蘭亭及

山水心經復回客舍方易服報觀察使至後亭名辨才出詔示之辨才驚駭舉身仆地久之方甦翼曰即詔闕技進上焚香受之百僚稱賀拜翼獻書侍賜宅一區錢幣有差又賜辨才米千斛二十萬錢上於內殿學書不捨晝夜既成書以賜歐陽詢等張彥遠法書要録亦載劉餗嘉話云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因獻晉王王不之寶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終不從索

果師死後弟子辨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後知在辨才處使蕭翼取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後褚遂良請祕於昭陵又南部新書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祚求之始入秦府麻道至嵩教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萬幾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得其模

本耳尚書故實云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作一丈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歐陽集古録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野於是晉魏諸賢墨跡復落人間李端叔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官搨書趙模韓道政

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
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薛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
石流傳數多甞有類今所得獨定州本為最滕章敏
公元發甞語人云慶歷中宋景文為定帥有遊士携
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
以獻於京愛而不敢有留之公帑自是蘭亭傳天下
此定本得石之始也至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携去
其長子別留贋本上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為證然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中其次子嗣昌始内之御府南渡之後不知所在世人不知寶鏡本為定武本或云第五行有僧字蓋是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永所藏為真又云當其行間是僧權押縫其後權字磨滅曾不知老之將至悞用僧字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至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祕不示人韓忠獻守定武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别

刻本以獻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故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别刻本易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又云定武初得刻於殺狐林後置郡廨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沓至薛惡磨打有聲自刋别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售求者葢先後已二刻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欲以自别乃取殺狐林

本湍流帶右天各劖一二筆私以為記又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一本正肥是唐古本語蘭亭者不出此今人多惑野史之言殊不知最為謬按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至德三年攺採訪為觀察處置太宗時焉得有觀察使一謬也又龍朔二年攺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宗時焉得有西臺御史二謬也三藏記云元奘法師周遊西宇十有七年唐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勑於宏福寺翻繹聖文凡六百五十部心經預焉右軍時焉得有心經其謬三也唐太宗一朝文字最為詳備所謂拜獻書侯與夫賜宅及百僚稱賀等不應史册不載其謬四也蘭亭葢是右軍適意書他日别書之終不及前豈有白雲先生天台子真守殿神告等事其謬五也蕭翼為御史焉得潛出關而朝野皆不知至與僧為侍人其謬六也太宗開國之文君不應賺脱一僧而取翫好其謬七也觀

其詞有賺取睌秀才皆浙人語必是會稽人撰此以神其事不可不知也

蘭亭博議三則

此文自唐明皇得真跡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得復見朱梁篡竊輦至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帝肥既歸與輜重棄之殺狐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碧岫

野人趙秠仲古

定武蘭亭序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

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寳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其石乃瘞之地中别刻石本以示公又一紀李生即世其子乃出石散摸售人每本湏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其石匣

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熈寧閒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别本者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人閒不復見矣

武定郡齋舊有蘭亭石刻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世之所傳多矣宣和初其弟嗣昌獻於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自是人間不復得靖康之亂凡尚方奇異卓絶之珍悉為金人輦歸彼國獨此石彼所不識幸而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汝霖居

守東都見之與賊竊之餘數物遣騎疾馳進行在所
曾未逾月金復南下大駕幸浙失於倉卒之際紹興
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之叔堅冥索不
獲其後叔堅遣臺評謂窮尋窖藏金寶至于廣掘地
土蓋繇此焉叔堅之子湞端叔語余如是物之顯晦
有時未知何辰復當出耶紹興壬子夏余覔官修門
與順伯劇談偶及順伯云一段事世所未聞當為我
識之請書於舊本之左因遂書之王明清

曾宏父唐太宗得蘭亭真本始末及定武翻刻

石本序

蘭亭記見前

右見何延之蘭亭記尚書故實并唐野史若劉餗嘉話則載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其帖歸晉王王不之愛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辯才處遣蕭翼取之武

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若籛鏗後人希白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邸時歐陽詢就越詐求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反搨本以送辨才趙景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所居之寺曰雲門會稽志則云僧永與其兄惠欣本住郡之嘉祥寺右軍舊宅也梁武以二僧能崇釋教合二名改賜額永欣云

處士鄭元素温韜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言

從韜發昭陵入隧道至元宫見宫室制度幽深宏麗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列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蹟祕護謹密紙墨如昨盡爲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南唐近事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

中原輦寳貨圖書以北至殺狐林徳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歴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也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覩李瘞之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於人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沓至薛惡其模打有聲乃刋别本於外多持此以恵求者此郡真贗已有二刻矣其子

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别遂於古刻湍流帶右天五字各鑿損一二筆為識或又謂古蹟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徵帶肉乃唐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䉼廟龕置宣和殿金兵之後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莊敏公則謂有游士攜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雖有二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裕陵取入禁置殿間靖康之亂
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彼所識獨得留焉
宗汝霖為留守見之并取内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
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敵騎大至倉卒渡
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為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
竟不獲
右見王明清揮麈録
高宗宸翰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

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之欲一閲之

十四日 付孟庾 押

蘭亭序却付卿

廿四日 押

宏父恭覩高宗御札二本一則付孟庾令於會稽向子固家取索米芾所跋蘭亭序一則付還疑即尋訪定武石本二宸翰孟之子以與腴莊張履履以畀宏父敬勒石於鳳墅畫帖後卷又觀王大醇詩有云

昭陵永閟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馬往落東夷又未知何所凴據而云石刻鋪序

王佐周府蘭亭禊圖考

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序修禊圖幷詩文考證十一卷睿翰亦甚勤矣其前五序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圖後自製跋語其圖蓋模李伯時所畫而翻白尤多比山陰禊圖稍細密圖後有天台孫綽後序序

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宗行書付孟庚又其次有唐太宗得蘭亭二跋及定蘭亭審訣詩歌曾宏父詩又載姜堯章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字之悮末有殿下所跋蘭亭諸說識以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蓋此圖精緻得之者多自閟藏後生小子或未之見因并書之以示來者天順改元歲丁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此下皆河南本

右王羲之修禊帖爲古今書法第一自唐以來摹搨相尚各有不同而傳之久遠者惟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褚遂良諸家不啻數十本贗者尤多惟以定武爲逼真其他亦有可觀者予閲之頗多今以定武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模賜本一刻之於石復書諸賢跋倣李伯時之圖兼禊帖諸家之説共爲一卷讀書之暇惟自以爲清玩非敢遺示於人以爲楷式也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七月中瀚書

天台孫綽蘭亭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

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柳公權狀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封上伏惟檢領入篋餘冀面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下青褾擬換却舊者謹白

米元章䟦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絶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宋高宗御劄　二俱行書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閲之十四日　寶　付孟庾　押

孟庾任參知政事行宫留守

蘭亭序寶　𠛬付卿廿四日　押

唐太宗得蘭亭跋

蘭亭序梁亂出外云云

右見劉餗嘉話見前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腹受水一升以水貯之則能行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光明洞徹如水晶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真蹟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

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

右見紀聞并書斷

唐太宗詔供奉云云

右見何子楚跋語

定蘭亭審訣歌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草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贅疣書

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氈墨或因三疊紙
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窽最後湍流五字
損界畫八麤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莫
之珍道祖懷璧西歸秦雲林寶晉最博雅肉骨喻借
西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賴
有吴江葦麤於斯文能寫真真偽要區別驪黃俱小
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絶取玉棄木石貴完次剥
鈇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

右見曾氏跋尾詩句

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横　是字下足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

矣亦字是四點　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右見書史會要

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曽字之誤

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模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

蘭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傍一僧字為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闊者蓋紙接尾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多如此此帖僧字下失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本傳及書錄皆載此序而序中並無曾字益可是正

右見黄伯思法帖刋誤並法書廣録

右蘭亭諸説今擇其言當者録於此其他支詞所論皆不紀之愚以為諸書學之工亦小道耳誠不必留意於此要當寓意以適情興志於臨池之學者又當知之

偶乘秋興涼以蘭亭諸説書此卷末復久不作楷殊愧庸俗但欲識其事誠未暇較其工拙耳　七月廿五日

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録之於此

王佐蘭亭禊圖記

佐初聞之鄉前輩云右軍初書蘭亭序用鼠鬚筆蠒繭紙遒媚勁健自謂有神助爾後累書數十百本皆不及心甚愛惜而藏之唐太宗酷愛二王書法得真本蘭亭於僧辨才令歐陽詢褚遂良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真者刻石置禁中非諸王大臣不可得遺

命以真本蘭亭從葬昭陵陵為溫韜所發得其真本其後流落人間不知所在今所傳諸本皆貞觀中臨本也故各有不同然世所傳蘭亭修禊圖卷其序不知書者名氏要皆歐褚之筆也其行欵字體大小塗改諸本皆同其圖則相傳為李公麟之筆布置精妙不易得也天台孫綽行書後叙又不知為何人之筆其次則有唐陸柬之蘭亭詩又其次則有宋高宗二御札宋米芾題識字皆可愛其後有廬陵曾宏父所

序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武之顯晦與夫薛紹彭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皆據何延之蘭亭記鄭工部南唐記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麈録而書之考究詳實其用心勤矣哉淳祐初元宏父刻置吉州鳳山別墅江山大族未甞鬬有存其本者而吾郡學士大夫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燬於兵也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自國朝洪武中有蘭亭流觴曲水圖石本

往往流傳於世蓋即宏父本也其題識如舊第未知何時人刻置於彼也正統中碑石損壞又斷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留意也王佐謹記

黄溍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冩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

纖麗縝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辯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辯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

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餘所載謂餘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厓殘老僧何敢靳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謂辨才所居雲門寺有蕭翼留題二詩

胡曾黄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繪辯才與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傅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宋濂記蘭亭觴詠圖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静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

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
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義
之草叙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
将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
一飛起波面側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
出三級水西賓酒事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酌酒
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

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梃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
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
盜飲次晝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
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覩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
執翰睨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
晝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晝滎陽桓偉
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撚髯氣甚豪右執卷倚
大帶間藤觧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

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埀硯側右執卷授友友祖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邛邱旌祖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交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埀展轉軸之

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
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
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耋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
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
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狀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
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敞
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睡不可擘一手撚紙作
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

席左繞出臂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
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
孔幟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
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飲幟次畫參軍劉密
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
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元之永興令王
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元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
不見彬之與元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

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徹之左擎卷至顴右操
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
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
視揎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
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
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
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迴司徒左西
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

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廼半欹舉手迎觴欲取

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廼謹伸右足左

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

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

孫嗣茂袒背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與谷語谷袒衣

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

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

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

橋有扶欄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梃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别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係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

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勢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不可得徒想像於畫圖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章榮烈足以傳後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

勝感慨者矣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七